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匈奴史研究

武沐 著

XIONG
NU
SHI
YAN
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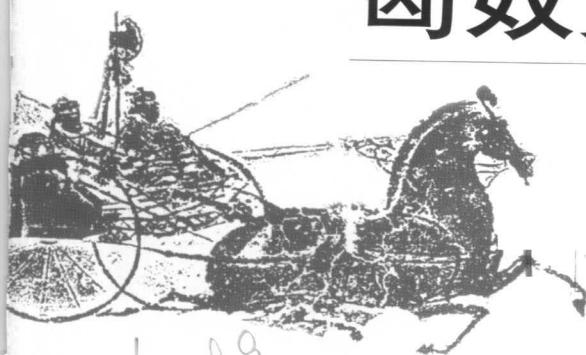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K289
W985

XIONGNUSHIYANJIU

匈奴史研究

武沫 著



k289
W985

民族出版社

QAV5962

责任编辑：杨 青

责任校对：张嘉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匈奴史研究/武沫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3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ISBN 7 - 105 - 06831 - 0

I. 匈... II. 武... III. 匈奴 - 民族历史 - 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618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6.5 字数：170 千字

印数：0001 - 2000 册 定价：18.00 元

序

杨建新

近几年国内外有关匈奴史的论著十分稀少，武沐的《匈奴史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我觉得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匈奴的历史曾经是国内外学界竞相研究的热门课题。其原因，一是因为匈奴族的活动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二是因为匈奴族的活动在中国史籍中有比较多而且较详细的记载，同时在蒙古高原又有许多匈奴族活动的遗物被考古学家所发现，更多地吸引了研究者们的关注；三是因为匈奴族的历史活动时间长，内容十分丰富，使北方古代草原文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状态，以后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基本上都是在匈奴族创造的文明的基础上，继承、延续和丰富了草原文明的内涵。同时，匈奴族的历史以及他所代表的草原游牧文明，还有许多谜一样的问题，也都使众多研究者在他面前不能不倾注时间与精力。这就是匈奴史研究的魅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匈奴史中几乎所有问题均有研究者涉足，这也就是匈奴史的有关论著近年愈来愈稀少的原因。

话虽如此说，但作为一门学问，其深度与广度却永无止境。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虽被人研究过，结论却不一定能为别人所接受。所以，即使像匈奴史这样被国内外许多人大量研究过的旧课题，仍然可以挖掘出许多使人耳目一新的

匈奴史研究

鲜活内容。武沐的这部《匈奴史研究》就使人有这种感觉。作者能沉下心来，细心钩沉，谨慎考证，严密论证，十分难能可贵。特为之序。

2005年2月10日

目 录

目 录

族源族属篇	(1)
一、匈奴族源研究概述	(1)
二、有关匈奴族属研究的概述	(8)
三、匈奴族源之我见	(13)
四、传统观与方法的辨析	(33)
五、浑邪考	(42)
六、休屠考	(50)
七、休屠、浑邪与五属国	(71)
 制度篇	(87)
一、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	(87)
二、匈奴的婚姻制度	(111)
三、匈奴的法律体系	(137)
 杂谈篇	(153)
一、白登之围于西汉初年之汉匈关系	(153)
二、匈奴姓氏杂谈	(162)
三、“吐延”“奢延”为匈奴语南北考	(175)
四、勇士县考	(182)

匈奴史研究

参考文献 (191)

后记 (201)

族源族属篇

一、匈奴族源研究概述

匈奴族源的问题，曾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一度成为19至20世纪中叶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观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位学者所代表的观点：

(一) 传统观

所谓匈奴族源的传统观是指匈奴由先秦的鬼方、畎夷、昆夷、葦粥、猃狁、山戎，北狄中的赤狄、白狄等演变而来。这一观点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葦粥，居于北蛮。

司马迁的这一观点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学者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使之更加具体和完善，成为“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①，或“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荤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②。在此后的中国史籍中，司马迁这一经过发展和充实的观点一直被奉为圭臬，直到19世纪末王国维先生才将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但总体上依然是沿着这一方向走下来。

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猃狁考》等一系列文章中^③，对于司马迁“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观点给予了否定，但却充分肯定了匈奴来自猃狁、山戎的观点。不仅如此，王国维先生还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开创性研究，运用音韵、考据等传统史学方法，进一步将商代的鬼方，西周初期的昆夷等也纳入了匈奴的族源。他认为：

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荤粥。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王国维先生的研究成果一经问世，立即得到多方面的认同，并对近百年来的匈奴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国内研究匈奴的著名学者，如方壮猷、冯家升、马长寿、黄烈、林幹等先生，以及至今国内出版的大多数历史著作中多采用此说。

① 《史记》一百十《匈奴列传》《集解》引晋灼语，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史记》一百十《匈奴列传》注引乐广：《括地谱》，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二) 义渠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蒙文通、黄文弼等先生。蒙先生在《犬戎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论著中提出，先秦的鬼方、畎夷、葦粥、猃狁等并非匈奴的族源，匈奴应与义渠为族属上的同类^①。其主要论据是《史记》卷五《秦本纪》中记载：“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而《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以及《战国策》卷三《秦策》载，义渠君也于同年“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下”。据此，蒙先生认为：

《本纪》言匈奴，即《秦策》言义渠事，参互稽之，匈奴即义渠也。

此外，蒙先生又引吴承志《地理今释》云：

此“匈奴”当从一本作“猃狁”。此乃《左氏春秋》所谓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非《史记·匈奴列传》居于北蛮之匈奴也。^②

黄文弼先生在《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根据宋衷《世本注》“鬼方于汉则先零羌也”的记载认为：

鬼方、葦粥、混夷、猃狁皆古之羌族，与匈奴异。自太史公

^① 《禹贡》，卷六，1936（12）；卷七，1937（6）；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②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混为一族，遂令后世羌、胡不分也。

不仅如此，黄文弼先生还进一步认为，匈奴族源不仅有义渠，还应包括林胡、楼烦，他们是战国时匈奴在内地者^①。

(三) 夏族说

所谓夏族说，实即司马迁“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之说的再版。持这一观点的主要学者和代表著作有：何震亚先生及其《匈奴与匈牙利》；吕思勉先生及其《匈奴文化索隐》^②。何震亚先生认为，匈奴即夏族，亦即于公元前6世纪建立过中山国的鲜虞人。中山灭于赵后，其族退处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宁夏一带，至冒顿单于时，势力大振。吕思勉先生则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此非无稽之谈也。

他认为，《史记》所云：“自淳维一致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正如周先祖自弃之后亦有“其名与世次皆不可考”之时，然证史者并不因此谓五帝及周之世系皆不足信也。“匈奴与夏后氏之后之可信，理正如此”。

(四) 西方族源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匈奴并非东方土著，乃西来民族。其

① 黄文弼：《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载《边政公论》，第2卷，1943（3、4、5）。

② 何震亚：《匈奴与匈牙利》，载《中外文化》，第1卷，1937（1）；吕思勉：《匈奴文化索隐》，载《国学论衡》，1935（5）。

主要代表和著作是岑仲勉先生及其《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①；孙次舟先生及其《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②。岑仲勉先生认为：

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例如突厥既定西方后，其国有九姓胡不少），则《晋书·载记》所说，亦非无因……此余所以认匈奴属于突厥族也。

孙次舟先生认为，匈奴本为西方草原一支游牧民族，但从西方何处来，孙先生并未说明，只是说匈奴在秦始皇以前尚未游荡至中国北部。《史记》卷八十一《李牧传》所谓大破匈奴者实为汉人的误解，并无其事。李牧所破乃东胡，非匈奴也。

（五）北方草原民族说

匈奴最早出现于北方草原的观点得力于有关匈奴考古的一系列发现。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起步较早。1896—1902年，俄罗斯学者塔里克·格林采维奇在吉达河、色楞格河、奇科依河和希尔卡河流域发现有近百座匈奴墓葬，并对其中两处较大的墓葬进行了发掘，从此揭开了匈奴考古发现的序幕。此后，俄罗斯学者、蒙古学者又相继在外贝加尔的乌兰乌德地区和今蒙古国境内发掘了大量的匈奴墓葬。据此，俄罗斯及蒙古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匈奴族与蒙古境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所谓石板墓文化的

① 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载《真理杂志》，第1卷，1944（3）。

② 孙次舟：《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载《西北通讯》，1947（3）。

代表者有关的观点^①。不过在当时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因而也没有被及时地介绍到国内。

国内学者有关匈奴起源于北方草原的观点出现得较晚，但至迟在20世纪60年代已有论述。1963年4月10日曹永年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战国历史上的“匈奴”》一文。文中提出，战国时期匈奴的活动曾三次见于记载：第一次是在秦惠王后元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但曹先生认为这一次的“匈奴”实际为义渠，这一观点与蒙文通先生略有相同。第二次、第三次的“匈奴”实际上指东胡、林胡、楼烦，并不是真正的匈奴。缘何如此，曹永年先生分析说：

先秦时代的匈奴只是当时北方许许多多不同族源、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部落和种族中的一个。后来匈奴逐渐强大，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过去独立的楼烦、白羊、丁零等族以及一部分的东胡、义渠等，现在都成了匈奴的组成部分，‘皆以为匈奴’。

曹先生的论述可以说是当时国内最为鲜明地提出匈奴形成于北方草原的论点，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有关匈奴方面的考古未能就此提供明确的支持，仅靠文献记载来论证这一观点是很难找到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史料和依据的，因此，曹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如秦惠王后元七年“韩、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是否有其事虽有待商榷，但从逻辑上推理，匈奴伐秦与义渠君起兵袭秦完全可以同时存在，两者之间并

^① 参见林幹：《匈奴墓葬简介》，载《匈奴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不矛盾，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再如，说李牧面对的“匈奴”实际上是东胡，其实也是言之人殊，因为，说此时的匈奴出现在赵国的北边是完全有可能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有关匈奴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考古成果的大量问世，匈奴形成于北方草原的观点又被重新提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论著有：杨建新先生及其《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①，吴荣曾先生及其《战国胡貉各族考》^②，宋新潮先生及其《匈奴早期活动地域考》^③，田广金先生及其《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④，郭素新先生及其《试论汉代匈奴文化的特征》^⑤，乌恩先生及其《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⑥。杨建新先生认为：

匈奴族是以早已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主，吸收融合了从夏、商以来活动于北方的鬼方、葦粥、猃狁、狄、戎等各种部落，甚至还包括由中原北上的一部分华夏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在战国后期形成一个新的民族。从他的族源方面，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北方的许多部落，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战国后期才形成的一个民族。

乌恩先生结合国内外考古发掘成果认为，匈奴的族源不可能是单一的，他一方面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晚期石板文化居民有

①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吴荣曾：《先秦两汉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

③ 宋新潮：《匈奴早期活动地域考》，载《民族研究》，1993（6）。

④ 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载《考古学报》，1983（1）。

⑤ 郭素心：《试论汉代匈奴文化的特征》，载《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

⑥ 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报》，1990（4）。

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又有相当部分来自中国北方的古代部落，其中较大的有林胡、楼烦等；匈奴族源的这种地域性差异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域间匈奴的文化特征上，这种文化特征甚至是导致日后匈奴分为南北两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还在体质人类学方面也可得到足够的印证。

由于上述学者的不懈努力，有关匈奴起源于北方草原的观点，近年来已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有关匈奴族属研究的概述

在匈奴族属问题上，大体有蒙古人种说、突厥人种说、芬人或斯拉夫人种说等几种说法。国内大多数学者及蒙古学者多主张匈奴为蒙古人种，如方壮猷、马长寿、黄文弼等先生，蒙古国学者策·道尔吉苏荣先生，英国学者霍渥尔特先生也赞同匈奴为蒙古人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先生早年曾主张匈奴为突厥人种，后通过对匈奴语言的研究确认，匈奴人的基干为蒙古人种^①。王国维先生认为，匈奴“深目多须”，与西方胡人相同，属突厥人一类^②。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冯家升先生、岑仲勉先生等^③。前苏联学者伊诺斯特兰采夫在其《突厥匈奴与匈奴》一书中以及阿·恩·伯恩施坦在其《匈奴史概要》一书中也称匈奴的族属应为

① 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引林幹：《匈奴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西湖续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③ 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载《禹贡》，1937（5）。

突厥人种^①。在持匈奴为芬人或斯拉夫人种说的学者中，国内学者主要有郑师许、孙次舟等先生^②，国外学者则大多集中在19世纪早期，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得几内（J. Deguignes 1721—1800）及其著作《匈奴、土耳其、蒙古与西方鞑靼的通史》；德国学者夏特（Friedrich Hirth 1845—1926）及其著作《窝耳迦河的匈人与匈奴》；荷兰学者底哥柔提（J. J. M. DeGroot 1854—1921）及其著作《纪元前的匈人》^③；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及其著作《匈奴·芬同族论》^④。这几位学者均认为匈奴即5世纪欧洲的匈人。

在考古学尚未普及的时代，各国学者对人种划分的主要依据：一是语言，二是体质、相貌。

就语言而言，由于匈奴语言留传下来的不多，而且多为两汉时人按当时的读音以汉字译写下来的。其中能够依据文献而探明语义的词汇仅有十多个，因此，对于匈奴语言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匈奴语属阿尔泰语系，只是究竟属阿尔泰语系中的哪一语族则分歧较大。有言突厥语族者，有言通古斯语族者，也有言蒙古语族者。主张匈奴语属蒙古语族的看法曾在19世纪大为流行，后来则持匈奴语为突厥语族的观点占了上风。今人亦邻真曾发表题为《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文章认为“并不排除阿尔泰语系中原曾存在第四种语族的可

① 阿·恩·伯恩施坦：《匈奴史概要》，载《民族史译文集》，1959（2）。

② 郑师许：《匈奴先世鬼方猃狁与殷周之交涉》，载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1）；孙次舟：《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载《西北通讯》，1947（5）。

③ 参见林幹：《匈奴墓葬简介》，载《匈奴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④ 江上波夫：《匈奴·芬同族论》，载《欧亚古代北方文化》（东京），1948。

能”，只是这一语族后来消亡了^①。方壮猷先生在其《匈奴语言考》中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通过对匈奴的国号、王号、官号、人名、地名、物名等数十个匈奴名号的考释，考释出匈奴语言与今土耳其语相近似者凡十一语，与今通古斯语相类似者十二语，与今蒙古语相类似者凡二十语，三种语言之共同语言者约占百分之十。方壮猷先生进而认定“是则就比较语言学上以推测匈奴民族之种属问题，与其认此民族为土耳其种之祖先，实不若认此民族为今蒙古种之远祖之为近真”^②。杨建新先生认为：

匈奴语言从它与阿尔泰语系中各语族的关系看，从它所处的时代条件看，它是属于一种在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规范化以前的一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阿尔泰原语，即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尚未分明时期的语言，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又包含着其他相近语族的成分^③。

就相貌而言，陕西霍去病墓前有一“马踏匈奴”的石刻像，此像中匈奴的形貌面阔多须，唇厚鼻平，目小，其眼睑呈三角形。日本细川蘗立氏藏有一胡俑，俑为银质，发结垂于帽后，衣左衽，缘领，小袖，束腰，长不过膝，其形貌额窄面圆，鼻平眉低唇厚，颐下多须。林幹先生认为，此俑“可能是匈奴人形象”^④。

就体质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学者、匈牙利学者、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先后对可能属于匈奴人的骨骼进行了研究。在前苏联，学者们主要对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

①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3、4）。

② 方壮猷：《匈奴语言考》，载《国学季刊》，第2卷，1930（2）。

③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31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④ 林幹：《匈奴史论文集》，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